

义和团资料丛编

一个俄国军官的满洲札记

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编

刘秀云 吕景昌 译校

齐 鲁 书 社

С. А. Доброуравов
ЗАМЕТКИ МАНЬЧЖУРСКОГО СТРЕЛКА
Печатано по распоряжению Командующего
войскам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Генер.
от иифантерии Н. И. Гродекова.
Харбин, 1906 г.

义和团资料丛编
一个俄国军官的满洲札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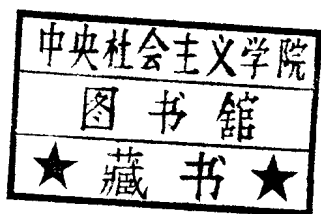
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编
〔俄〕谢·阿·多勃隆拉沃夫 著
刘秀云 吕景昌 译校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〔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〕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 7.75印张 163千字
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9,506

书号 11206·50 定价 0.88 元



译者说明

本书作者谢·阿·多勃隆拉沃夫是沙俄侵华军队中的上校军官，后晋升为将官。1900年8月，即我国义和团运动期间，他奉俄国关东司令阿列克谢耶夫之命，率东西伯利亚第十九步兵团远征“满洲”，驻扎在我国东北的开原县境内。他曾亲自带领沙俄军队“讨伐”我忠义军和六合拳。

沙皇俄国是一个掠夺成性的殖民帝国，征服中国是它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，而独霸中国东北则是它既定的侵略方针。十九世纪末，它以参加帝国主义联军镇压义和团为由，悍然出兵强占我东三省。沙俄军队到处抢夺财物、奸淫妇女、焚烧村庄、杀戮居民……从此，我美丽富饶的东北大地惨遭空前浩劫，勤劳勇敢的东北人民进一步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。《一个俄国军官的满洲札记》便是沙俄侵华罪行的真实记录。

《一个俄国军官的满洲札记》一书，分上、下两部，共八章。作者以随笔、日记和回忆录等形式，详细地记述了上万名沙俄侵略军官兵，分南北西三路，疯狂围剿通化、海龙一带的义军，以及他本人同王和达、刘永和部队作战之经过。作者在书中竭力为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政策进行辩护和涂脂抹粉。尽管如此，他也不得不承认，沙俄军队在我国东北境内两年半时间的“讨伐”之举，用作者的话说是“徒劳无益的”。王和达与刘永和义军健儿活跃在通化一带，利用“八山一水半分田”的

有利地形，英勇作战，使俄军如盲牛闯入火海，惨遭重创，终于损兵折将，败退而去。其妄图吞并我东三省之“黄俄罗斯计划”，最终破产。

《一个俄国军官的满洲札记》是根据1906年的俄文版本翻译的。原书名是《满洲射手札记》，副题是《和平友好城》。本书对于我们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历史，特别是忠义军和六合拳的历史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书后所附义和团的有关资料，系摘译自《中东铁路沿革史》一书，供研究时参考。限于我们的水平，译文难免有错误和不当之处，恳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1979年12月于长春

目 录

一个俄国军官的满洲札记 上部

一、讨伐满洲	3
二、开原县	27
三、侦察报告	40
四、日记	53
五、对第十九步兵团的命令	80

一个俄国军官的满洲札记 下部

六、“和平友好”城	85
七、远征满洲与军事讨伐	117
八、“和平友好”纪念碑揭幕	144
主要人名译名对照表	158
主要地名译名对照表	161

附：义和团资料（译自《中东铁路沿革史》六、

七、八章）	3
主要人名译名对照表	69
主要地名译名对照表	71

一个俄国军官的满洲札记

上 部

一、讨伐满洲

1

东西伯利亚第十九步兵团一名士兵的札记

东西伯利亚第十九步兵团的全体官兵登上火车，一切就绪。第三遍铃响过之后，车门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。各节车厢颤动了一下，乘客们轻轻地摇晃着，机车呼哧呼哧地喷着气，列车开动了，徐徐地离开哈巴罗夫斯克车站。当时，正值晚八时许，周围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我们挤坐在车窗前，极力想看清站台上前来送行的亲人们。机车牵引着车厢，运行速度逐渐加快，越走越远。此刻，月台上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消逝了，剩下的只是一片闪烁着的灯火。永别了！火车在奔驰，车轮有节奏地碾压着轨道，发出铿锵有力的声音，驶过一座又一座桥梁……

东西伯利亚第十九步兵团，是由尼科利斯克部队组成的，它被动员前往满洲，现正驶向宁古塔^①。临行前，格罗戴柯夫将军在视察第十九步兵团的连队时，提出了一项艰巨的讨伐任务。他向士兵们说：“勇士们，你们要尽一切努力把宁古塔这座城堡拿下来！”

当司令部获悉我们那支小股部队是由第十三团、两个炮兵

^① 即今之宁安。——译者

连、还有位于璦河附近的一个沿海龙骑兵团组成时，就急切地期待着第十四团和第十九团尽快开来，以便增强兵力去打击敌人，将其从璦河击退，继而夺取宁古塔城。从宁古塔的战略地位看，该城是中国军队的坚固堡垒，因此，我们必须尽快改编部队，以利协同作战。

- 3 1900年8月5日晚，下起大雨，秋雨持续了一整夜。翌日刮起了台风，大雨倾注，直至8月7日才停止。暴风骤雨造成洪水泛滥，冲毁了铁路桥梁和路基，尼科利斯克—乌苏里斯克与穆棱车站之间的交通被中断，因而乘两次军列来的一团人，被迫停止前进。第一列军车已于8月7日顺利驶抵绥芬河车站，而第二列军车却于8月6日停搁在格罗捷阔沃车站，无法继续行驶。

- 第二军列的组成如下：三个连的兵力、一百匹马，还有现凑的三十头牲口。8月7日凌晨，第二军列奉命做好了向绥芬河进发的准备。出发后，我们沿着通往盆地的山前地带前进，
- 4 行至途中，无法继续前进，因为通向盆地的道路已被洪水淹没。士兵们牵着牲口行走异常艰难，周围是连绵起伏的山岭，纵横交错的沟壑和密布的沼泽。我们冒着滂沱大雨，时而爬山，时而下山，三个小时才走出约八俄里^①路。暴雨不停，山洪奔泻而下，冲成一条百步左右宽的大河。河水汹涌澎湃，激流拦住了我们的去路。是绕道而行，还是设法横渡，必须当机立断，因为桥已被冲走，三俄丈高的路基被冲毁，钢轨也被冲得很远。大家在寻找浅滩，准备涉水过河。我们从前的向导——一位勇敢的哥萨克，游到了对岸，随后他给我们指出一条通

① 一俄里等于1.06公里。——译者

路。步兵们手举着枪，在齐胸深的水中移动。河水浸没了骑兵的马鞍。为了顶住激流，大家手挽着手，肩并着肩，联成一行横排，仿佛像一条由人结成的链环，截断了汹涌的激流。人们缓缓地移动着，每迈出一歩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。

先头部队就是这样走到了河床的中部。此处的困难最大，因为两侧是陡峭的河岸，河床处形成了深深的漩涡。士兵们手扶着树木或巨石，用脚试探着往前走。一些泗水的士兵被急流冲浮起来，卷入漩涡中，随之被急流冲走。然而，所幸的是，当他们挣扎到水浅的地方时，骑兵游了过去，给予他们及时的帮助，才使他们免遭不幸。

随后，从绥芬河探路回来的人说，至少需要三个礼拜才能恢复火车的正常运行，因为桥梁被冲毁，沟壑和山谷积满水，犹如一片汪洋。这样，团队已无法携带辎重沿着与铁路平行的乡间土道继续前进。阴雨连绵，团队完全失去了继续前进的希望。宁古塔城宛如一个神秘的怪物呈现在人们面前。军区司令的告别词，每个士兵还都记忆犹新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应该想尽一切办法与部队会合。除了勇往直前，别无它路，这是每个士兵忠于誓言的表现。“步兵定要踏遍天下”的军事原则，此时此刻也是适用的。到尼科利斯克部队的驻地——牡丹江，还有一百六十俄里，这段路已被洪水冲坏。是原地不动，坐等洪水消退，还是战胜天灾，勇往直前？因电话线路中断，士兵们得不到上级长官的任何指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切由我自行决定。

8月8日，我下达一项命令，内容如下：

“鉴于铁路毁坏殆尽，我决定，乘两列军车来的全团人马于翌晨二时向穆棱车站进发。辎重改用马匹驮载。”执行命令乃是军人的天职，我的命令，意味着士兵必须执行照办。于是

紧张的工作开始了。

团队连夜备好马匹的驮载，在指定出发前的时间准备完毕。接着，开始装载弹药和面包干，由于辎重部队的士兵们缺乏经验，他们没有按要求标准给马上驮，仓促之际，草率行事，结果闹出了大乱子：马背上盛面包干的桶弄出的声响，使马受惊，从未驮过东西的马嘶叫起来，抱起蹶子，它们挣脱缰绳向远处奔去。牦牛不习惯驮载，极力想甩掉背上的驮子，执拗地不肯迈步；驴驮着士兵的物品，有时压得跌倒在地，骡子则向四处挣脱。犏牛、骡子和驴共计一百五十头，用这些牲口驮载辎重，实在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，尽管如此，最后车队还是在预定的时间内安排就绪，并按时开拔。

- 8 8月9日两点整，乘坐第一军列的部队全副武装地在绥芬河车站的小广场上集合。士兵们那雷鸣般的“乌拉”声响彻云霄，大家向神圣的团旗致敬。乐队奏赞美曲，全团在行军统帅圣·米哈伊尔的神像前祷告，祈求“掌管宇宙间全军之首”的祝福。我单膝跪在圣像前，代表士兵们虔诚，祈求圣·米哈伊尔在冒险的，困难莫测的征途上给予祝福。士兵们随着我的话音复述祷文：“米哈伊尔——您是宇宙间万军之首，我们这群不成器的人永远向您祈祷，我们伏地向您求恩，祈求您保护我们勇敢地去作战；我们诵读经文，渴望您的光辉普照我们。您象力大无穷的女神之王，我们祈求您的保护，当我们罹难之时，请您一定拯救我们免于灾祸。”

- 9 多么美好的祷文，何等神奇的语言！它给予士兵无穷的力量。人们意识到，团队在圣·米哈伊尔的神剑保护下，在为信仰、为父兄和为沙皇作战的过程中，定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，所向披靡。这时，他们的心情自然地平静下来。当听到我发出

“前进。弟兄们！祝福你们一路平安，上帝保佑你们！”的语音时，先头部队虔诚地划着十字出发了。对他们来说，此刻，已经登上了神秘莫测的征途。乐队奏出的乐曲声和战士们的歌曲声汇合在一起，大家迈着勇敢坚定的步伐前进，艰苦的讨伐开始了……

绥芬河车站至小绥芬河的马路，确切地说，是一条羊肠小道。它位于铁路的左侧，与铁路平行。小路向前延伸到峡谷的凹地附近，道路曲折蜿蜒，多次横贯铁路路基。它忽而绕过无法通行的沼泽，忽而绕过深深的沟壑，穿越条条河流。这里只有这一条路在岩石重叠的山坡上沿着铁路路基通过。而后，它在狭窄的山谷末端完全消逝。在峡谷的出口附近，小绥芬河上的一座铁路桥梁被洪水冲毁：花岗岩桥墩在奔腾咆哮的洪水冲击下屈服，“轰隆”一声，高大的建筑物倒塌在水里，剩下的是建筑物的残骸——碎石和钢筋。

小路在桥梁的右侧，其始端在山前地带，而末端却伸向盆地。三天前，这块涝洼地的牧草和庄稼还长得郁郁葱葱，而现在，这里却变成了一片沼泽，牧草和庄稼仿佛象被熨斗烙平了似的向根部低垂下去，倒伏在淤泥里。由于洪水泛滥，到处都漂浮着木料、竿子、枕木和圆木。沟壑和凹地都灌满了水，沿途泥泞不堪。

8月10日，全团人马来到前一天决定泅渡的那条小绥芬河的河畔。秋雨连绵，河水顺着深而多石的河床咆哮奔流，宛如瀑布一般。山涧的急流在拐弯处剧烈猛冲，发出沸腾般的音响。两岸布满了花岗岩，在宽阔的浅水处，河水拍打着棱角锋利的花岗岩。全团在这个称之为“浅滩”的地方开始横渡。

这个浅滩是军官列维茨基在渡河的前一天找到的，他曾亲

自从这里横渡，于是“列维茨基”浅滩因此而得名。

勇敢、潇洒的骑兵上尉列维茨基是军事运输的指挥官。他曾在上游横渡两次，才为全团找到此处著名的浅滩。全团的驮载、辎重、筑桥全靠他来安排。他还给士兵们钉了一只小型渡船，在第二军列的士兵的横渡中，这只小船发挥了作用。全团士兵以感恩戴德的心情来纪念他，因为他那令人钦佩的名字在团队史上占着显著的位置。

团参谋顺利地完成了地形侦察和泅渡任务。总司令部的集团军副官古列维奇大尉来到绥芬河，是为了与团队士兵一起前往宁古塔。他率领自己的侦察部队来到泅渡地点，当着士兵的
12 面第一个跳进河里，并且迅速地渡过了小绥芬河。勇敢的军官为其部下树立了榜样。

一个没有脱掉外衣的志愿兵骑着马跟在他的身后，向对岸游去。游至河心时，志愿兵和马一起跌进水里，马被急流冲走。瞬间，连人带马都在水面上消失了。过了片刻，他们又都出现在水面上，只见马一蹬蹄冲了出来，并很快地游上岸。当时，人们向志愿兵抛去一条大绳，他抓住大绳便游上河岸。他们总算得救了。然而，实践证明，渡河是很危险的。这个志愿兵系紧绳子，随后又蹬紧马蹬，为大家指出了一条游到对岸去的捷径，全团沿着这条通路开始渡河。我划十字祈祷后，举起一面旗，率领一队志愿兵，首批游过小绥芬河。当我站在对岸高举神圣的旗帜，从内心迸发出“乌拉”时，全体士兵也异
13 口同声地跟着欢呼起来。这时，乐队奏起团队进行曲，俄国士兵宏亮的“乌拉”声，伴随着小绥芬河湍急的水流声，犹如春雷响彻云霄。此后，大队人马开始泅渡。每个士兵划十字祈祷后，纵身一跃，跳进河里，毫不犹豫地去战胜严峻的困难。士

兵们借助于绳索开始渡河，他们脱光衣服，把枪扛在肩上，其余物品紧紧地系于背上，手握绳索一个个迅速地游到深水处。著谁不小心挣脱了绳索，就会被急流冲到很远的地方。横渡时，曾出现过士兵溺水的现象，多亏上帝保佑，泅渡者及时得到营救，大家才平安无事地完成了渡河任务。

渡河时，有两名士兵在河心跌进水里，瞬间，发生了危险。其中一个人死死抓住另一个人，他们彼此抓脚踹地在水中挣扎着，企图死里逃生，可是由于他们已无力再支撑，便紧紧地抱在一起，被河水吞没了。我在对岸照料着泅渡的士兵，参谋站在水中照看着绳索，当我们发现有人遇险时，立即指派水性最好的伊万诺夫前去搭救。他抓住绳索，跳到水里就不见了。不一会儿，他把沉到水底下的躯体拖出水面。伊万诺夫抛开绳索，拖着两名溺死的士兵游上了岸。经抢救，他们都死而复生。为此，勇敢的水手伊万诺夫受到了嘉奖。祸不单行，福不双降，这两名士兵刚刚得救，另一名士兵又出了事：横渡时，一名年青的士兵由于惧怕湍急的水流，双手紧紧抓住绳索一下子悬到水中，而不能用腿去游。他当即被水流冲倒，年轻的士兵还没来得及呼救，就落入水中。大家断定他一定牺牲了。起初，年轻的预备役士兵们呼喊着重援，几个水性好的土耳其斯坦人向他们游去。每个士兵都虔诚地划着十字，祈求上帝帮助，果然，上帝保佑了他们。在距出事地点五十来步远的地方，他们找到了已经沉没在水底的那个士兵。正当这个士兵的生命垂危之际，我坐在岸上注视着大家，希望看到士兵们在战胜面临的灭顶之灾时所表现的献身精神。此时此刻，最能识别一个人是临危不惧的水手，还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。可以说，从出发之时起，士兵们就受到环境的锻炼。他们认为：“谁能勇

敢地渡过小绥芬河，谁就能在战斗中成为英雄。”

后来的实践证明，这种看法是正确的。在整个战斗中，凡渡过此河者，都表现得英勇顽强。

拂晓时分，第一军列上的士兵渡过了河，在离渡口四俄里远的地方开始宿营。他们乘此时间又为第二军列上驮载的马匹架起了渡桥。这样，就可以在清晨急速开赴穆棱车站。骑兵上尉列维茨基担任筑桥指挥，令人敬佩的是：他象一个普通士兵一样，手里拿着一把斧子和大家一起干活。车站附近堆放着各种木材，河水冲来大量的木板、枕木、木架、树枝、劈柴，总之，建筑材料比比皆是，顺手可取。因为必须站在深及胸部的水里施工，所以人们都脱光了衣服轮班干活。钉木桩，架桥梁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，由于急流不断地冲走桥板，无法使桥体固定下来，没等渡桥建成，桥板就翻到河里去了。接着，士兵们借助于绳索一个连一个，几乎形成了一面人墙，他们又采取从两端同时施工的办法，后来终于成功了，渡桥一直通到对岸。傍晚，供运送马匹使用的所谓渡桥修成，总算有了一座横跨两岸的桥梁。然而，就是单个人过桥，也是有危险的，由于洪水的猛烈冲击，桥体变弯，随时都有散架的危险。

当第二军列的士兵结束泅渡时，已经是夜间十点钟了。远处闪烁着宿营的篝火，没有向导，大家决定直奔宿营地。周围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士兵们先是顺着耕地走，之后涉过沼泽地又向右拐，迎面出现了峭壁。周围是一片污泥浊水，大家顺着峭壁前进，不一会儿都陷入了泥潭，冻得浑身发抖，后来总算踉踉跄跄地来到了宿营地。

黎明时分，第一军列的士兵到达细鳞河，而第二军列的士兵却停在途中休息。一条要道呈现在他们面前，应该迅速赶路。

为加快步伐，选择了最好的行军队列——排成梯队往前走。这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，它时而出现在山上，时而又消失在泥泞的难以通行的盆地里，而盆地又灌满了水。由于水灾，地形变得对步兵非常不利，这为辎重部队的行进带来重重困难。他们昼夜兼程，有时在齐腰深的水里行走，有时又在没膝的泥潭中前进。沿途有数不尽的高耸云霄的悬崖陡壁。崎岖小路都是猎人们踩出来的。因为沿途有许多有利的地形适于埋伏和突然袭击，所以狡猾的敌手可以利用无法逾越的地形造成很多灾难。例如，在奇石遍布、树木丛生的两山的斜坡之间，有一个延伸几俄里的大泥潭，它随时都能吞没行人；狭窄的小路在泥潭处消逝，在对岸的山脚下，又重新出现一条小路，它沿着险峻的山坡向远方蜿蜒伸去。当你踏上泥潭，就会感到大地在颤动，而且颤动得越来越厉害。 18

人们徒步沿着凸处深一脚浅一脚地拐来拐去，总还能走过去。可是牲口却不然，它们在泥潭中挣扎，被泥潭陷得精疲力竭，最后不免倒下去，陷进泥潭里。牵着一百五十头驮载的牲口路经此地，是极其艰巨的任务。没有能绕行的路，只好在此通过。为避免牲口掉进泥潭陷死，路经某些地方的时候，士兵们只好揪住牲口的尾巴和耳朵往外拖。士兵们接到命令：只许前进，不得后退。大家把弄来的树枝捆成捆，扔到泥潭中。这些枯树枝、树叶和枝条经过不断地践踏，形成了一条束柴路，踏着它驮重牲口队就可以通过了。看来，这项措施是切实可行的。当时花费了许多功夫，消耗了大量的体力，终于达到了目的，我们的队伍才得以不停地往前走。过泥潭时，辎重牲口队象带子似的拖得很长。这些牲口用蹄子试探着坚硬的地块，小心翼翼地走着。稍一疏忽就有掉进去的危险。当时，有一匹 19

马陷到了齐腹深的泥潭里；另一匹马的臀部也陷了进去；还有一匹马急忙向束柴路旁奔去，结果陷进齐耳深的泥潭之中。十二名士兵奔过去抓住马尾和马鬃就往外拖，结果他们本人也都
20 陷进了深及腰部的冰冷的稀泥浆里。秋天的雾凇颇有寒意。士兵们花费了很大的气力才拖出辎重，结果人与牲口都累得精疲力尽，而在前面的山坡上，还有一条被浓雾遮隐着的小路，需要继续去攀登，……

道路可以随意选择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沿着羊肠小道穿山越岭，这真是一件极为冒险的事，但是士兵们对此却毫不在意。全团人马英姿飒爽地唱着行军歌曲，精神抖擞地向前进。按常规，每日的行程是三十俄里，可是他们每日却走了四十五俄里，有时甚至还能走五十俄里。

山谷里有许多小溪流入马桥河。士兵们停在公飞沟^①的房舍附近休息，这里的房舍已被毁坏。士兵们向高山间蜿蜒曲折的山谷极目远眺，只见两侧是五颜六色的花草点缀着的山峰。沿房舍仰望，那里是常青藤缠着的峭壁，上面长满一片片灌木
21 丛。这儿的江山简直幽美如画。满山遍野的巨石，为观察该地的全貌提供了非常适宜的瞭望台。虽然士兵们都极度疲乏，但是为了欣赏整个南满美丽富饶的自然景色，他们都登上了巨石。这个地方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。大家都希望能留在这里休息一天，然而，职务在身不由己，它要求我们尽速启程，于是队伍又开拔了。经过长途跋涉之后，团队在马桥河附近的浅滩前停下来宿营。晚霞映照着万物，霞光中举行了祈祷仪式，周围回荡着低沉的祈祷声和迄今从未听过的优美动

① Гунфигроу的音译。——译者